

我是曹鹏,我属牛,今年96岁。

“牛年”讲牛的故事,要从1957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说起。那时,毛泽东主席告知他关于“中国学生及干部,每年要下乡、下厂、下部队,劳动锻炼,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改造思想……”赫鲁晓夫回国后立即把访问中国的经验登在报纸上,并以实际行动效仿之。

们的社交能力及独立生活能力与他们有相当大的距离。

苏联土地广阔,人口稀少,农村尤其缺少劳动力。大面积的土豆在播种时可用拖拉机,他们的拖拉机是1905年生产的。成熟后要用人工抢收,否

牛年忆牛

曹鹏

那年,正是我在莫斯科音乐学院读三年级的寒假。当地政府宣布:所有在校大学生要下“集体农庄”劳动一个月,否则将停发奖学金。因为苏联绝大多数数的儿女,在升入大学后(约18岁),就将独立生存,家中基本不再负责生活开支。进学校后,每个学生按考分高低获取国家助学金。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助学金固定为每月500卢布,苏联同学如果各门功课全是5分,则每月可以拿到400卢布的助学金,如果有一门功课是2分,则只有200卢布,甚至更低。因此,苏联同学平时及寒暑假期间都需外出打工,以补贴个人的生活费。音乐学院的学生压力更大,除了生活开销,还有购买乐器、制作演出服等花费,否则毕业后难以考上乐团工作。相比他们,中国学生从小习惯依赖家庭父母,毕业后也由国家分配工作,我

则一晚上经霜打后,土豆就僵化报废了。加之,那个年代,苏联许多男性公民在英勇保卫祖国与反法西斯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了,农村剩下的少数年轻人,也去莫斯科或其他城市打工,只是在农忙时回农庄帮助收割几天,所以家中基本都是老人留守着。

所以,在此次苏联政府实践中国经验的政策下,我也和同学们一起到离莫斯科约90公里的集体农庄参加劳动,生活了一个月的时光。

我们这次去劳动的地方,是一个约有20户家庭的小村庄。

苏联郊外的乡村确实就像我们在油画中看到的那样,一大片土地的远方,坐落着一套套别墅式的木质小洋房。

每户农家的后院是块自留地,约合中国的两亩地。自留地上主要种植土

豆,深耕细作,土豆又大又光亮,但集体土地上因为是拖拉机大面积生产,土豆质量就差得多。

我们住宿的农庄虽离莫斯科约90公里,但还没有通电,照明仍是煤油灯。每家小木屋进门有一个约2平方米的小房间,是为进入房间前脱换鞋子及劳动服所用。老太太每天拖着擦地板,房间内打扫得非常干净、整洁。床上全是鸭绒被、鸭绒枕。由于农村都靠近山区,离住家十分钟路程左右即可上山,山上森林茂密,遍布着各种植物,我们每天都上山采野菜及蘑菇。蘑菇很大,五光十色,我们采集了满满的美丽蘑菇,但苏联同学以丰富的生活经验制止我们:“不行,有毒!”

苏联乡村的寒冬常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甚至更低,但是由于木材丰富,每个家庭在房间中央建了一堵墙,是一直用木材燃烧着的“火墙”,再加上为蒸煮土豆等饭食所建的大火炕,所以农村房内非常温暖。总的来说,当时苏联农民的生活条件是相对优越的。

最重要的是,每家有一头奶牛,奶牛是宝,老太太每天都会挤牛奶并制作黄油等奶制品,除了自己食用外,每天有商家前来收购新鲜牛奶,这也是农村人一笔重要的收入。

在农村,每家都有一间为奶牛备食的“干草房”,此干草房及火炕上都可以睡觉。为体验俄文学大师高尔基所描述的童年生活,我也在火炕上、在干草房享受了怡然的异国风情。

每天一大早可听到牛铃响起,有一个牧童从村头沿着整个村庄的路,带领着每家每户的牛,走向远方的山区放牧食草。最有意境的时刻是在下午5点,牛铃从远方飘来,牛童骑在牛背上,每家的老太太会等在门口、手中拿块面包,不停地叫着自己家牛的爱称,牛听到主人呼唤的声音,自动走向家门口,老太太像见到自己孩子般抚摸着它,边给

在一条经常路过的小路上,种着一排樱花。去年的冬天很冷,冻死了一些树。所以每次经过这段路时我总会注意樱花树上光秃秃的枝头,担心樱花树是不是还活着。今年初春的下午,我突然看到樱花的枝条上钻出来一串串小花蕾。

我欣喜,春天的力量终究会让坚韧的万物苏醒。

今日花如雪

徐音

樱花在开放的季节里,会突如其来地在一夜之间怒放,开得轰轰烈烈,势不可挡。樱花似乎聚集了一年五十一周的能量,释放在短短的和煦春风的一周里,以致整个大地都被涂上了淡淡的粉色,四处涌动着静谧的浪漫色彩。从远处望去,樱花一团团,一簇簇,一片片,开得如雪如云。近观时,每一根枝条上七八朵小花,如亭亭玉立的少女优雅端庄;而每一朵小花又有各自迷人的姿态,雪白中透出红晕,小小的五片花瓣簇拥着鹅黄色的花蕊,娇嫩动人。在微风中,她们时而相拥嬉戏,时而翩翩起舞,时而低声吟唱,时而窃窃私语。身在樱花树之间,樱花是景,人亦为景。即使只是路过,却也不自觉地做了赏花人。

再见樱花,是在几天后黄昏的雨中。虽说雨蕴春意,飘飘洒洒,但面对落英纷飞难免感到一丝伤感。无数樱花花瓣随着细雨在空中飞舞,又无声无息地飘落到大地上、水面上……樱花树下,我静静地看着樱花飞起沉落,嗅着漫天粉色中飘来的淡淡的幽香,感受着梦幻般的静谧的樱花雨。此时联想到先人的诗句:“昨日雪如花,今日花如雪。山樱如美人,红颜易消歇。”

夜晚,风吹打着窗棂。我脑海里尽是樱花花瓣在空中舞蹈,随风飞向天那边,有云依偎的远方。



它喂食边带它走回牛棚。这一景象引起我们十分的兴趣,争着轮流出来围观,但老太太让我们离开现场,她说:“牛怕受惊。”我们就又进屋躲在窗户旁观看这幅生动的景象。

有一次公社的广播喇叭突然响起:某村某家的牛放牧后未回家,请大家帮助找寻。奶牛是宝,这家人简直跟失去孩子一般,焦虑不安。大约又过了半小时,公社广播又告知:某家的牛自己又找回家了。这真是乡村生活中兴奋又可爱的一件大事。牛一生勤劳、憨厚、默默奉献,谁能想到它还不那么智慧!

民间有“笨如牛”一说,现在该改变了。

今年迎来了2021农历辛丑牛年,我是老牛不停蹄。想起年轻时异乡那声声牛铃,成群牛队和归家奶牛,丰富的生活体验贯穿着老牛一生,勤耕五线,为公益、为慈善,谱写春秋乐章。

乐耕不止乃吾之大幸,播善施爱乃吾之大福。

愿古树常青发新芽,愿耄耋晚霞迎朝阳。

祝福朋友们牛年大吉!

鲜花献英烈,哀思祭忠魂。敬爱的俞秀松烈士:我是上海大学教授,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我是你的粉丝。特地从上海来诸暨为你祭扫。

你牺牲时我仅有一岁。后来通过学习才知道你的丰功伟绩和璀璨的历史。你是1920年中国仅有的五名党员之一,是为党起名为“中国共产党”这一举世瞩目的、延续百年的执政党名称的主要成员之一。我在五十来岁时才知道你精通多种文字,你曾与陈望道一起讨论过如何翻译《共产党宣言》。你是把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亲手交给陈独秀的先行者。你是中国人见过列宁的仅有的几位前辈之一。一百年前你的声音已响彻在苏联的上空,震撼着苏维埃的大地。82年前你的热血洒在了位于欧亚两洲的苏联,你的热血染红了贝加尔湖。血写的历史是磨灭不了的。你的历史是闪闪发光的丰碑,是引导我们踏着烈士的足迹继续奋斗的红色里程碑。薪火相传,你的热血不会白流。几十年来,你的理想,你的追求,在教导我们、指引我们:做人要做怎样的人。你让我们懂得:做人就要做俞秀松这样浩然正气、一心为民的人。

向你汇报,也许你在地下已知,在你牺牲后,你的夫人安志洁吃尽了人间的苦头。安志洁不是没有享受荣华富贵的机会。1942年,蒋介石、宋美龄在重庆宴请她,试图把她介绍给国民党的将军。可是,不仅志洁而且志坚的她,严词拒绝了蒋宋夫妇,安于过普通平民的生活。安志洁咬定俞秀松你这棵秀松不放松。

俞家的家风、枫桥的乡风、诸暨的民风、共产党的党风,新时代的春风,正在吹遍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墓碑不语,却镌下中国人共同的信仰。“功彰魂返故乡来”,红色种子绵延不绝。可以相信:作为红色基因诞生地之一的俞秀松纪念馆必将成为中国的红色教育基地。

诸暨,诸暨,诸者众也,暨者及也。来吧!来吧!大家都来诸暨感受这美丽的精神家园吧!



不思量自难忘

宋智群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街边随处可见的2元一瓶的矿泉水,第一口值1.5元,这是你给我的温柔。

穿过我的黑发的你的手,是你给我的怜爱。随处游走时,你总把我拦在里侧,这是你给我的守护。涓涓细流汇成大海,我的星辰大海,这些我会一直记得。喜欢吃你煮的菜,可你总是没时间,因为你是一个抱着砖奔跑的人,放不下一砖是因为这是责任与担当,也是你不得已对我的亏欠。

若无相欠怎会相见,所以来生我们还会见。终于理解生命中曾经有过的灿烂终将用寂寞来偿还。倘若曾经灿烂寂寞又何惧。这样的意境可好?闲时残阳与我立黄昏,清风笑问粥可温。又抑或终有弱水替沧海,再把相思寄巫山。

人间最美四月天,祝福不同维度的我们一切安然。

荻笋肥甘胜牛乳

杨忠明

朋友送我一包芦荻笋,即芦苇和荻草的嫩芽,类似小笋,别名荻笋笋、荻柴笋、南荻笋、芦笋笋,此物性味甘淡,有清热生津的功效。芦荻笋生长在江河湖畔的滩涂湿地,在南方的洪湖、江陵、洞庭湖、常德、鄱阳湖、九江等地常见,我国北方的湿地也生长。上海城市绿化地中有一种荻草,银色的荻花穗随风飘曳,饶有野趣。每年的3月中旬,湖南湘江地区湿地的芦荻发芽,采摘时间只有15天左右,早春,芦芽外壳颜色多变,初呈紫色,复转丹色,后显绿色,芽肉为芽白色,中空,极鲜嫩,剥掉壳露出鲜嫩的笋肉,在大锅里烧开焯水去涩后包装上市,芦荻笋做菜鲜脆,清脆,这是天赐野成的洞庭湖畔独特的美食,声名鹊起。网上有段视频,一个沅江人在湖边采芦荻笋,他说,荻笋的味道要比芦苇的笋更好吃。的确,宋人王安石在品尝了芦荻笋后,咏道:“鲋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沅江的朋友小陈告诉我,芦荻笋可以炒腊肉、炒香肠、烧腌笃鲜、凉拌、炒黑毛猪肉片,味道不错的哦。

芦与荻,粗看相似,其实不同,芦多生长在水中,沼泽地,有白毛芦、白皮芦、黄芦等,秆中空。荻,水陆两生,有南荻、胖节荻、茅荻等,荻秆上部实心,中下部空心,秋天荻花,淡淡紫白色,芦苇花远看一片雪白,种子成熟,变成金黄色。《诗经》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特定生长周期的荻与芦。蒹:没长穗的荻。葭:初生的芦苇,“沪城八景”中有“野渡蒹葭”,说的是上海城外一处遍地蒹葭,风吹芦苇的景色。现在苏州、宜兴太湖边为了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听说是禁止采挖芦荻笋的。

现在上海人餐桌上常吃的绿色的“芦笋”是石刁柏植物的嫩芽,全国都有栽种,山东、河南是芦笋生产的主要基地,上海崇明岛也有栽培。注意,它与芦荻笋是两种植物,切不可混淆。网上介绍江芦荻笋的文章、资料,有的配图竟然用了石刁柏的这种芦笋,这是现代信息中的张冠李戴现象。河南商丘有一种埋在土中遮蔽阳光长成的“白芦笋”,色白像一根微型象牙,西餐中用白芦笋比较多,有意式火腿卷白芦笋,法式奶油芦笋浓汤、黑松露白芦笋、黄油烤白芦笋等,据说芦笋原产于地中海一带,我国新疆北部塔城地区还有野生的芦笋。

我手里的这包芦荻笋,如何吃,有了,取出朋友“光头爷叔”秘制的刘氏辣酱加少许水,旺火入油锅,红油酱香随着青烟升腾,倒入切断的芦荻笋,翻炒,再用中火焖烧一下,让酱味充分融入芦荻笋内,吊鲜,着味,收干,盛起,笋白酱红,湛然醒目,一盆充满洞庭湖水清气的“野渡蒹葭”小菜完成,尝一尝,酱味醇,荻笋脆,开洋鲜,一种奇妙的春之味在齿颊间荡漾。

我户口本上的原籍是这样标注的,辽宁省新金县,新金县是现在的普兰店区。父亲和母亲1949年前就生活在那里,1949年后,父亲还当上了村干部,至今我手里还保存着一张老爸爸在1950年得过的奖状,爸在第二期干部训练班被评为学习模范。

1953年,父母领着两个姐姐到了大连,父亲在一家重型机器厂工作,再后来我和弟弟也出生了。而这张奖状是母亲一直精心保管的,爹娘都把它看成了传家宝一样。等我上学识字后,每每看到这个悬挂在墙上的奖状,我都会感到老爸很了不起。而爸则说,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也给咱家捧回来个大奖状,而且别忘了你长大后还要争取入团入党。

父亲的话直击我的心灵深处,唯有发奋努力才是最好的回答,到了小学二年级学校第一次颁奖时,我就得了奖。老爸高兴地立马去买了个相框,把我和他的奖状并排挂在墙上。很多人来串门看到后都啧啧赞叹,而我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父亲在工厂里被列为入党积极分子,那天他休息,领着我弟弟去逛商业街,走进书店,老爸挑选了《毛

泽东著作甲种本》和《毛泽东著作乙种本》这两本书。记得每本一元钱左右,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当时一本小人书才一两角钱。爸当时工资很低,还要养活一家六口,因此我很好奇。紧接着我以为爸能给我们买两本小人书,可完全出乎我的预料,父亲认真地说,钱不够了,没办法呀,而这两本著作我是要拿到厂里在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中

七十多年前的那张奖状

郭义海

习用的。那天往回走时,我的情绪十分低落,心仪已久的连环画一本都没有得到,岂能不失望呀?

爸在工厂里是有名的老黄牛式人物,他做风铲工,那车间里粉尘弥漫得就像在浓雾里一样,可为了抢活,他从不退班,替班、加班、干夜班都是常态,因此常年都是厂里的先进工作者,经过多年磨炼爸终于加入了党组织。父亲是属于那种一切交给党的人,自己病了也硬扛着去干,连母亲他都隐瞒着。然而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之后没隔多

长时间,爸就因尘肺病故去了,而我却把他曾说过的那句话埋在了心底:“长大后一定要好好干要争取入党。”

我参加工作后一点都不敢懈怠,除了努力工作外,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读过《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等,还自费订阅了一些杂志和报纸。我把这些书刊拿到班组和积极分子学习会上和大家一起学习讨论。其实那时我只是个学徒工,每月只有19元钱的工资,可母亲总是很支持地说,你这钱用到了正道上。

经过组织上的帮助,我先后入了团入了党。入党之后母亲和家人都很欢喜,娘说你爸这辈子就希望你能早日加入共产党,今天也是完成了他的一个心愿。

我入党后做过党办主任,又担任过企业党组织书记。白驹过隙,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每每回想起来这辈子走过的路,都忘不了老父亲给我的激励。如今我已退休了,但父亲七十多年前的奖状和对我的教诲,我会永远精心珍藏。

三块银元,见证不变的信仰。

十日谈
寻找100份红色记忆
责编:王瑜明